

姚永朴“性情论”思想探微

胡倩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性情论”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桐城派后期大师姚永朴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且深厚的理论内涵,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文学研究法·性情篇》深受《文心雕龙》和桐城派文论的影响,兼采中、西方研究手法,为时人及后世提供了极好的写作教材,为现代教育贡献巨大。同时,姚氏诗歌创作成为其诗学理论观点的极好实践,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异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

关键词:性情论;姚永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6)02-0083-07

姚永朴(1862-1939)字仲实,晚号蛻私老人,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大儒姚文然、姚范、姚鼐之后,桐城派巨子姚莹之孙,著名同光诗人姚浚昌之子,清光绪甲午举人。其姐夫马其昶、弟姚永慨、好友严复和林纾等均为晚清桐城派中坚。作为“桐城嫡传”的姚永朴少从家学,后师从张裕钊、方宗诚、吴汝纶等桐城名家,早年治诗、文,后专读经,于汉唐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贯通,旁及诸史、音、韵,成为桐城派末期最后一位大师。姚氏一生不乐仕进,倾心教育,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等校,其间,著述颇丰,有《蛻私轩易说》《诗说》《尚书谊略》《论语解注合编》《史学研究法》《惜抱轩诗集训纂》《旧闻随笔》《蛻私轩集》及《文学研究法》等,对近代教育贡献极大。

其《文学研究法》作为“至今尚未见有能代替”的“吾国最佳之文章学专书”^[1],因材料之丰富,行文之严密,语言之雅洁、引证讨论之详尽在我国文章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来受到学界好评。该书仿《文心雕龙》之体例,系统地探讨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体裁、作品、批评和风格等方方面面,提出的许多观点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具有极大参考价值,“性情论”便是其中之一。

一 姚永朴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内涵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性情

论’的演变轨迹是:性情(秦汉)—情性(魏晋南北朝)—性情(明清至近)。”^[2]及至清代,它渐渐地转为戴震等理学家探讨的情理关系、理欲之辨,在文学理论上则主要体现在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说”和以桐城派诸家为代表的在坚持“义理”、贯彻“义法”的前提下强调“性情”,他们以“道统自任”^[3],适应了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对矫正当时“辞繁而芜,句佻且稚”^[4]的文风有着巨大作用。侧重点与前人有所不同,下文将细说,兹不赘述。

“性情论”至姚永朴便日臻完善,其《文学研究法》明确提出“文章必根乎性情”^[5]的观点。在《性情》一篇中,姚永朴首引《左传》载鲁叔孙豹之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6]以及韩退之、司马迁、曹丕、曹植、黄庭坚等人的观点表明“立言”的重要性。何以“立言”?姚氏指出:“盖自成一家,而后谓之‘立言’,谓之‘能自树立’,其性情乃可著之天下后世。”^[7]即“成一家之言”的最终效果是彰显了文学家之真性情。何谓“性情”?姚氏又引《白虎通·性情》篇:“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五性者,仁、义、礼、智、信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8]来详细解读“性”与“情”的涵盖内容,最后得出“苟不能见其性情,虽有文章,伪望而已,奚望不朽哉!”^[9]的结论来强调“性情”对于文章的重要性。

收稿日期 2014-04-21

作者简介:胡倩(1991—)女,安徽池州人,厦门大学中文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唐文学研究。

在他看来,文章只有包含了“真性情”才能传世不朽,否则只是虚妄而已。

那么,文学家该如何彰显真性情呢?姚氏指出“盖既为文学家,必独有遭际,独有时世,著之于辞,彼此必不能相似。”^[10]来强调文学家的“著我”精神。继而引《文心雕龙·体性》篇的论文八体来说明作家的人生遭际、出处穷达不同便决定了文章之体各异。并且,“时世所值”也与文章有莫大的关系:“凡切于时世者,其文乃为不可少之文;若不切者,虽工亦可不作。”^[11]

同时,姚氏不仅统观诸条说明“文章必根乎性情”的重要性,而且给出了表现性情的具体方法:“即古人之法度,以写一己之性情”^[12]。具体来说,一为“摹拟”,二为脱化。关于“摹拟”,姚氏强调“摹拟”乃学文的初始步骤,写文应“力求与古人相似”^[13],摹仿的步骤必不可少。关于这点,姚鼐也在多篇文章里有所感触:“夫古今睽绝,以今追昔,非拟学何由得近?”^[14]指出“文不经摹拟,亦安能脱化?”^[15]同时,姚鼐又为学文者指出了具体的“摹拟”门径:“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拟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成一统。”^[16]曾国藩也在《家训》中说:“作文宜模仿古人间架。……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说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长杨赋》摹《难蜀父老》,《解嘲》摹《客难》,《甘泉赋》摹《大人赋》,《剧秦美新》摹《封禅文》,《谏不许单于朝书》摹国策《信陵君代韩》,几乎无篇不摹。”^[17]学文者便从这里找到了写文章的“要诀”。紧接着,姚氏又引顾炎武、管同、梅曾亮说反“摹拟”之病,认为“不可但以摹拟为工”“不能不求其脱化”,而“脱化者,所以见一己之性情也。”^[18]具体来说,无非要求作者将性情、学识、才力均运用到文章创作中,与古人契合无间,方能“成一家言”。正如其在《文学研究法》结论篇中所说,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及“久为之”“有人指示途辙,然后知所以用力”,得“真学”“真知”而达到“真悟”^[19],这便能概括姚氏为文之法。

二 姚永朴“性情论”的产生背景及其意义

作为“至今尚未见有能代替”的“吾国最佳之文章学专书”^[20],《文学研究法》的产生具有复杂而深刻的时代背景,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其“性情论”针对诗坛弊端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作为研究文章学的专门著作,《文学研究法》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张玮曾说此书“其发凡

起例,仿《文心雕龙》。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后有作者,蔑有尚之矣。”^[21]吴孟复《姚仲实先生文学研究法序》曾这样评价:“吾国古代文家之论文,大抵皆言一己之心得,以论其同时之人,而非有意于原始要终,平章考镜,以著为专门之书也。其足为‘文章学’之专著者,惟有文心雕龙与此书耳。文心雕龙成于齐、梁,论不及唐、宋以下。此书既收刘书之精义,又广以后来一千余年诸家之论述,‘于古今流变,洞中奥会’,从而成为吾国最佳之‘文章学’专书。”^[22]由此可见,《文学研究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文章学专书”的历史地位,与其吸取《文心雕龙》的精义是密不可分的。在《性情》一篇中,姚永朴引《文心雕龙·情采篇》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情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23]来佐证诗中须有性情。又引《文心雕龙·体性篇》:“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24]来说明文学家由于资禀、遭际、时世不同,其言辞与性情也必不能相似。其实,《文心雕龙》里关于“性情”的论述远不止此。又如《养气》篇:“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25]《明诗》篇:“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6]《征圣》篇:“陶铸性情,功在上哲。”^[27]《宗经》篇:“义既挺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28]《原道》篇:“雕琢情性”^[29]等等。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一部鸿篇巨制,《文心雕龙》针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文学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论述。“情采说”作为刘勰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详细地介绍了“情”与“采”的含义、关系等,其倡导的“情采并茂”对后世的写作与矫正文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姚永朴无疑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强调“文章必根于性情”的重要性,而且指出性情涉及资禀、遭际、时世等各方面内部、外在因素,与刘氏将“情”作为“立文之本源”出发点不同。另外,姚氏提出的表现性情的具体方法“摹拟”与脱化明显由刘勰“通变说”延伸而来。刘氏认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30]这里的“通”和“变”是辩证统一的,作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刘氏具体而科学地阐述了“模仿

与创新”的内涵,姚永朴则直接而具体地将其细化为“求古人之法度,见一己之性情”^[31],无疑为学文者提供了写作的基本方法。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刘氏“通变说”中的“法度”更具有丰富多样性,而姚氏仅强调“古人之法度”相对局限,但二者的承继关系毋庸置疑。

其次,作为桐城文派的唯一理论总结,《文学研究法》堪称结穴之作,具有浓郁的“桐城气息”。《性情》一篇中大量引用姚莹、姚鼐、梅曾亮、吴汝纶等桐城派重要作家关于“性情”的言论,可以说此篇就是在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性情”,姚鼐曾指出:“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32]在这里,姚鼐不仅将阴阳刚柔作为文章本源及评价标准,而且将刚柔的美学风格与作者个体相联系,认为“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33],以此奠定桐城派“性情论”之根基。在他之后,方东树提出:“古人著书,皆自见其心胸面目。”^[34]尤其重视作者的个性。而后梅曾亮则指出:“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35]显而易见,此期的“性情论”已经带有明显的“关乎时代”之特征。姚永朴深受上述各家影响,提出“文章必根乎性情”的观点,可以说不仅是对桐城古文理论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桐城文论的延伸与发展。桐城派作为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以古文理论的博大精深而名满天下。但末期的桐城派面临着诗界、文界、小说界的“革命浪潮”,还要牵涉进与选学派的骈散之争,再加上西学观念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古文家们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新的反思与调整。《文学研究法》由于带有总结桐城古文理论的性质,在当时即遭到黄侃和刘师培等的批评。但姚永朴可以说是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勇敢抓住时代脉搏、大胆创新实践的。(1)在古文论面临新旧交替的转折时刻,姚永朴再次强调为文力求“真性情”,强调“著我”精神,认为时世所值与文章风格息息相关,文学的产生深受资禀、遭际、时世的影响,这就说明他将作品功用与时代需求紧密相连,在坚守古文论的同时可以客观辩证地运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学创作,这体现了姚永朴、吴汝纶、马其昶等桐城后学的“预流”精神和宽大胸怀。(2)《性情》篇中除大量引用桐城派的言论之外,同时兼顾了左丘明、韩愈、司马迁、曹丕、曹植、刘勰、赵秋谷、尹师鲁、欧阳修、苏洵、曾巩、归有光、顾炎武等诸家观点,论证

过程公正有力,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桐城派后期理论。姚氏门人张玮曾评:“虽谨守家法,而无门户之见存。”^[36]吴孟复也曾说:“其著是书,更总诗文、兼骈散,何曾稍涉门户之见哉?”^[37]

最后,《文学研究法》虽然极力推崇桐城派古文论,坚守桐城家法,但它又是1914年姚氏在北大任教时编写的教科书,一方面继承传统文论,旁征博引先贤关于“性情”理论的观点,“注重史料的选择与发掘,抑制自我表述以及进一步发挥的欲望,将评论蕴藏在寥寥无几的穿针引线之举与画龙点睛之笔中”^[38]。同时,在论证的过程中糅合进西方对比、综合等学术方法,使得自己的观点显而易见,此种体系无疑科学完整并且很适合现代教学。例如《性情》篇由“立言”引出树立“性情”的重要性,何为性情?作者所引《白虎观·性情》篇详细说明,接着引《文心雕龙·情采》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玮”^[39]来强调文学家需有“著我”精神。不仅如此,作者又补充“文学个性”与资禀、遭际和时世有关,因此作品中的“性情”必不能相似,姚氏在这里反复要求为文“惟陈言之务去”^[40]。既然“文章必根乎性情”,那么,文学创作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有性情呢?姚氏接下来引姚鼐《跋刘海峰诗》《与管异之书》《与伯昂从侄孙(元之)书》、曾国藩《家训》等阐明文学作品应善“摹拟”而不失性情,但紧接着又引顾炎武《日知录》“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41]说反摹仿之病。姚氏赞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中说的“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42],并举韩愈善摹为例主张“求其脱化”,不可“全在摹仿”。最后,姚氏提出为文应追求“脱化”的境界,而非仅止步于“摹拟”。前者“见一己之性情”,后者只“求古人之法度”,因此,“欲见性情,必存面目”,再以欧阳修模仿韩愈的例子强调精神与古人契合的重要性,顺理成章喊出“即古人之法度,以写一己之性情”^[43]的时代号召。由此可以看出,姚氏虽然相对于“援古”来说自我论述归纳相对较少,但其引述体系分明、逻辑严密,使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针对当时的“古今之争”“文白之争”,姚永朴对流弊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结合当时的实际,试图凭借传统结合西学的方法融入时代潮流,丰富和发展了桐城派理论。同时,正如张玮所说:“今年先生复应文科大学之聘,编订讲义,较《国文学》尤详。每成一篇,辄为玮等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44]。该书颇受推崇,为时人及后世提供了极好的写作教材,为现代教育作出巨大贡献。另外,篇中关于“性情”的论述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入手

进而探讨文学创作,体现了作者对时文写作技巧的融会贯通。

三 姚永朴“性情论”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性情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经典范畴,它肯定文学作品抒发个人情感,表现人性与人情,因此受到历代文学家的重视。但“性”与“情”自古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上文曾指出,桐城派所主张的“性情”绝非仅仅强调文学表现人性与人情,而是将文章的美学风格与作者个性相联系,并带有明显的“关乎时代”之特征。姚氏的《文学研究法》虽然与桐城三祖遵循“义法”的形式不同,但根本上仍以经史传统为基调,书中诸篇从某种意义上看均是对“义法”“明道”“经世”的重新解读,意图仍是“以古文为时文”,服务于“文道”“文用”。因此,姚永朴的“性情”理论主要为实用性进行理论铺垫,该旨归在其作品中可见一斑。

首先,在姚氏的《蜕私轩诗集》中,有很多表现日常生活情趣的作品,例如《夏日罢读,出斋散步》^[45]《夜起》^[46]等。还有写外出游玩的,如《江行》^[47]《方伯恺(彦恂)、仲斐招游菜园(彦忱)》^[48]《早春过颐和园口占》^[49]《出郭》^[50]《游梅公亭,赠马彬甫大令(宪章)》^[51]等。有写亲友相聚的,如《大兄邀姊夫马伯通(其昶)及永朴出安福南门,至复古书院,邑人邹文庄公所建也。敬赋一篇,以志其事》^[52]《周绅之(学铭)庶常招引,作此酬之,用松风阁诗韵》^[53]《马怙庭(振彪)招引》^[54]《偕刘耀之(念曾)赴省,饮茶车泉涧》^[55]《辛未夏仲妹自南通归,喜而作诗》^[56]等。还有单纯写人之作如《题妹夫范肯堂(当世)小影》^[57]《族兄二吉(虞卿)招课其子(景崇)》^[58]《为长沙王子刚(毅)题其先世节祖母四时作苦图》^[59]《为方丹石(寿衡)题其伯母光节妇、姚烈妇传后》^[60]等。勉励后生的如《赠成达学校毕业诸生》^[61];读书杂感如《都中书感》^[62]《书感》^[63];题图之作如《题三弟西山精舍图,时将由安福往金陵》^[64],等等。这些作品或描绘出清爽的自然之景,表现出诗人脱离尘世、悠然心境和精神愉悦,或写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琐事,体会闲居自得的无限情趣,但无疑均展示出诗人的真实情感。

其次,诗人还有一些感慨自身悲凉身世与现实纷乱的诗歌。如《述怀示壻孙》:“我昔充诸生,未及弱冠时。迨得京兆举,渐觉鬓毛衰。一试于礼部,敛翮卧荒陂。平生耽书史,舌根猎其枝。寡用曷足贵,况非鼎与彝。膝前有两子,无令效我痴。驱之游域外,偏探海山奇。学成返故国,跨灶庶可期。岂意同

岁陨,惨若春花萎。痛深默自检,内行良多亏。垂髫丧我母,音容不可思。教诲兼抚畜,惟赖我父慈。父老官上庸,杖履我追随。官罢余空囊,欲归归无资。弓招来鄂渚,诏我住营炊。我行父遘疾,仓猝与世辞。戴星投旅殡,泣血青山陲。含敛不及视,养子亦奚为? 辜负罔极德,天罚甯妄施? 汝生即岐嶷,应是祖泽贻。三龄失汝父,呱呱始免怀。七龄大母逝,拜跪能如仪。入塾受论语,亦解诵毛诗。未敢喻雏凤,要非常童姿。自从汝父歿,寒暑五度移。吾日与世接,谈笑若忘悲。宵长梦往事,一一感心脾。顾闻汝读书,悲去翻成怡。物情慈所出,此意詎为私? 上观孔孟语,下揽韩欧词。名声昭日月,往往是孤儿。况在吾先世,此境亦有之。丈夫求自立,岂待人扶持? 努力劬尔学,曩哲皆良亲。”^[65]通过记述自己幼年丧母、不久丧父、家道中落、处境贫寒、连失两子的惨痛人生经历,回忆家庭兴废,寄寓对已故亲人的真挚怀念,叹惋与惆怅之情溢于言表,让人读来感慨万千。又如《自吾二子亡,甫数载,马甥伯固(根硕)、金君振夫(承业)及其弟枚生(承光)继之,皆俊才也。感赋一章》:“几载乡邦失俊民,难从造物问前因。残念多恨无如我,客路何必又感春。桂漆固知殊散木,彭殇要祇等浮尘。巾箱各有遗孤托,倘荷当时未尽新。”^[66]《雪中戏作呈大兄,时将之湖口》:“人生聚散何所以,正如池萍阖复开。”^[67]《惕庵叔祖贻大人诗,步韵》:“升沈同有天涯感,故里寒梅发几枝?”^[68]《庚申五月出都,由海道归》:“衰情逢世乱,惨澹入孤吟。极目妖氛满,乘舟沧海深。萍蓬羁客感,禾黍子黎心。渐喜乡园近,衡门尚可寻。”^[69]《秋叶有怀》:“乍归息尘鞅,一室有馀清。夜月人孤坐,秋风雁数声。思君甯得见,察始本无生。却喜孙枝秀,应纾地下情。”^[70]等寓含着诗人许多的伤痛与无奈。而《寄仲妹》:“有妹狼山下,别离又四年。悬知头更白,相望眼应穿。佳句曾添否? 沧波思渺然。那堪江汉上,犹未息烽烟。”^[71]及《闻寇陷徽州数县,得胡敬庵书,知黟县未破,寄赋》:“闻说新安郡,半为劫火残。书随檐鹊到,人共屋乌安。巨寇今虽殄,厄言未易刊。紫阳有遗帙,能障百川澜。”^[72]更是从侧面反映了纷乱的事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痛恨。《予授经安徽大学九年,丙子秋病归,寄赠李顺卿校长诸同事同学》:“幸归故土逢先觉,能出新知导后贤。”^[73]以及《通伯归自京师,以新著见示,赋呈》:“抱残守缺吾曹事,岂必神州竟陆沉。”^[74]又体现出他对现实的思考,情感深沉蕴藉,感人肺腑。

另外,身处新旧之交、世纪结点的诗人,不可避

免的带上了时代赋予的暗抑之气和沧桑之感。很多感叹时光飞逝的诗歌如《有感》：“依然春到凤池边，一水回环出玉泉。淑气不缘人事改，鸟啼花放自年年。”^[75]《过练潭作》：“我生少暇豫，时在羁旅中。此水如故人，奚啻百回逢。始照双鬓绿，倏尔成衰翁。川流常瀾瀾，人事何恩恩！兹当岁云暮，归来稍息踪。万端付一醉，勿使撻吾胸。”^[76]《寄怀阮仲勉高仲揆（念慈）》：“三十年来如梦过，青灯犹忆订交初。”^[77]《都中送通伯归里》：“不堪世事浮云幻，客路相看六十年。”^[78]《过皖留别伦叔》：“忆从少小日，相见即情亲。不觉青春去，都非绿鬓人。学深君得纆，道远我无津。又是江干别，秋风起白苹。”^[79]《登楼》：“镜里苍颜不再来，回思童丱祇须臾。”^[80]《陈伯严（三立）索予近着，赋寄并怀肯堂》：“众芳无秽佳人老，一叶飘零天下秋。”^[81]《为歙县曹靖陶（熙宇）题看云楼觅句图》：“英杰代兴值此时，白衣苍狗须臾移。”^[82]《中复堂槐树》：“郁郁风云护，匆匆岁月过。”^[83]《芳树》：“君去琼楼已十年，人间泥爪幻如烟。”^[84]等，都带有浓厚的历史沧桑感。又有怀念遗老、故友之作。如《谒吴挚甫先生（汝纶）》：“枵腹牵浮生，歧途睽师友。湖海一为别，岁月不知人。风夜响高鸿，海月摇秋柳。耳目触长思，眷言后堂酒。萧萧易水间，髣髴西河受。秋光凝日冷，花气杂香飞。燕寝堕明珠，如寒授我衣。驱车出都门，落日当莲池。即此旦暮心，一灯无尽时。”^[85]《题挚甫先生遗照》“记初奉教析津城，旋向莲池负笈行。室揽名材采楠具，舟临异域斗山迎。如公不愧援鹑手，有子能赓老凤声。曩日门生今白发，遗容展对泪缘纓。”^[86]表现出作者对吴师的无限尊崇与悼念之情。《季妹归陈氏，为质言送之》：“汝家虽异县，百里非天涯。言归事亦易，行矣无相思。”^[87]《过皖晤仲妹》：“明日又分手，离怀祇咎宽。”^[88]《怀四弟》：“遥想今宵月，光应两地明。”^[89]体现对亲人的手足深情。再如《蓟州夜坐，怀柯凤孙编修（劭恣）郑东甫》“清夜不知深，孤兴坐独领。眷言大雅林，相思如汲鯁。”^[90]《寄怀皖中诸友》：“世事如今幻若云，敲音万窍出纷纷。”^[91]《予交海内贤士甚寡，偶怀逝者得五君，泫然成咏》“巴曲盈我耳，啁晰不可听”“倘假斯人年，发蒙庶可冀”“遥想墓门前，乱蝉嘶古木”^[92]《过皖悼徐铁华》“一抔宿草西风外，长傍忠魂自起坟”^[93]《敬和大人韵，寄怀通伯、叔节》：“故人不见生遥思，日日江头盼寄书。”^[94]《过皖追悼邓世白（芝孙）》：“悠悠往事浑如梦，亶亶清言不可闻。”^[95]《陈伯严（三立）索予近著，赋寄并怀肯堂》：“忆昔曾同江上舟，十年身世共沈浮。……却思旧日谈诗侣，鸡酒松楸莫莫由。”^[96]等更是将思念好

友的悲凉沉重突显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姚氏的诗集中，读者还可以发现许多向往陶渊明隐逸生活的诗歌。例如《醉中吟示三弟》：“我昔读诗喜渊明，下帘梦想桃源行。醒来把卷又康乐，身在京华志邱壑。孱才未能蹶两公，发兴自谓与公同。忆从章江掠彭蠡，趋庭十载西山中。今年兀兀山如醉，久晴便觉少生意。忽然三日雨洒空，顿觉峰头有新翠。松风洒然来涧亭，水田漠漠秧浮青。朝阳欲齐村巷静，深树时有黄鹂鸣。人间清景能有几，与子且倒沙头瓶。倒瓶喜无客恩我，薄醉高吟无不可。六时伏案一优游，何必春蚕自包裹。”^[97]另有《写怀》^[98]《寄怀胡敬庵（元吉）》^[99]《都门杂作》^[100]《自都中归，方季常（守敦）以冰崖唱和诗见示，步韵题于后》^[101]《敬和大人韵，赠肯堂兼怀通伯》^[102]《寄怀皖中诸友》^[103]《寄怀方剑华（铸）》^[104]《都中偕叔弟夜坐》^[105]《癸亥春至秋浦宏毅学舍，赠周君缙之（学熙）》^[106]《春日感兴五首》^[107]《菊花》^[108]《和范之己巳除夕诗韵》^[109]等等。

或许，我们可以从上述后三类诗歌里体会到浓厚的“世纪末情绪”，诗人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着异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面对现实的纷乱与西学的有力冲击，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人虽然不排斥“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思想，勇于学习新事物和新方法，甚至送儿子出国留学，但与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他们的内心无疑是充满矛盾与痛苦的。一方面，他们深知传统文化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又深深打上了传统的烙印，在传统文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西学中用”。由此产生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思考、深深忧虑与自我否定。于是，诗人只好在诗歌里表现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诉说的感慨、悲伤、暗抑与沧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对陶渊明式的桃源生活生发无限向往之情。这与他在《性情篇》中主张的“盖既为文学家，必独有遭际，独有时世，著之于辞，彼此必不能相似”不谋而合。并且，在诗人向往陶渊明的诗歌中有很多诗句直接由陶诗“脱化”而来，在融入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后，这些作品又使读者产生了崭新的阅读感受，实现了“摹拟”与“创新”的和谐共存。

综上，姚氏诗学理论观点与其诗歌创作是相统一的。他提出“文章必根乎性情”，因此便有了很多表现日常生活情趣的作品；强调文学家的“著我”精神，于是体现悲凉身世、现实纷乱和诗人思考的诗歌应运而生；主张文章与遭际、出处穷达、“时世所

值”等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我们从其作品中体会到浓厚的“世纪末情绪”;就连“即古人之法度,以写一己之性情”这一具体写作手法,诗人也在向往陶渊明的诗歌中于融入自身人生经历与感悟之后对陶诗进行直接“脱化”。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很好地实践了其诗学理论观点。

作为桐城派末期的集大成者,姚永朴的“性情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性情论”进行了发展与延伸,内容丰富且深厚。一方面,它传达出姚氏对作家主体性地位的高度重视,其诗歌创作恰是该诗学理论观点的绝佳实践。另一方面,它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学研究法》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佳文章学专书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具有极大参考价值,其中的许多诗学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2]万奇.性情论:文章必根乎性情[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4(2):67-71.
-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2.
- [4]方苞.方苞集[M].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2.
- [5]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3.
- [6]左丘明.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二十四年[M].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502.
- [7]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4.
- [8]班固.白虎通疏证[M].陈立,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381-383.
- [9]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4.
- [10]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4.
- [1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5-106.
- [1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11.
- [13]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6.
- [14]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7.
- [15]姚鼐.《与管异之同》篇,《惜抱先生尺牍》卷四[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69.
- [16]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7.
- [17]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7.
- [18]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09.
- [19]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209.
- [20]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2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2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23]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582-585.
- [24]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518-519.
- [25]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792.
- [26]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96-97.
- [27]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25.
- [28]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38.
- [29]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4.
- [30]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555.
- [3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11.
- [32]姚鼐.复鲁絜非书.惜抱轩集:文六[M]//四部备要:集部.北京:中华书局,1936:44.
- [33]姚鼐.复鲁絜非书.惜抱轩集:文六[M]//四部备要:集部.北京:中华书局,1936:44.
- [34]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楮,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2.
- [35]梅曾亮.柏视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8.
- [36]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37]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38]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1(4):23-32.
- [39]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583.
- [40]韩愈.韩愈集[M].卫绍生,杨波,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86.
- [4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728

- [42]姚鼐.古文辞类纂·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2.
- [43]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11.
- [44]姚永朴.文学研究法[M].许振轩,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1:1.
- [4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3.
- [4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3.
- [4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9.
- [4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91.
- [4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3.
- [50]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2.
- [51]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2.
- [52]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8.
- [53]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1.
- [54]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4.
- [5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45.
- [5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50.
- [5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0.
- [5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1.
- [5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6.
- [60]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9.
- [61]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7.
- [62]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92.
- [63]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9.
- [64]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7.
- [6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5—486.
- [6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著.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0.
- [6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4.
- [6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2.
- [6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3.
- [70]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3.
- [71]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8.
- [72]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47.
- [73]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53—554.
- [74]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5.
- [7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2.
- [7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22.
- [7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7.
- [7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8.
- [7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1.
- [80]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4.
- [81]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5.
- [82]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0.
- [83]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42.
- [84]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44.
- [8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2.
- [8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7.
- [8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91—492.
- [8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3.
- [8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8.
- [90]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3.
- [91]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校.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6. (下转第95页)

力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制度,也要求批评家沉浸到作品的思想性、人文性之中,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气息。

文学评价机制为考察和理解当代作家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分析和评判当代文学评价机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同时,也要承认我国的文学制度对于作家创作起到的保障作用。“带着镣铐跳舞”是人类一切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规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在遵循文学制度的同时,必须要有效地突破和超越社会制度的束缚,与文学以外的因素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真正超越时代的经典作品。因此,怎样看待“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11],无疑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文学评价机制命题的提出是对已有的文学制度研究的一种深化,能够拓宽作家作品研究的学术视野,以往的作家作品研究大都是一种评传性质的文学内部研究,作家作品评价史研究也常常停留在批评史的述评阶段,缺乏对于文学外部制度因素的深入分析。在文学评价机制这一大的制度环境中考察当代作家作品,不但可以发掘文学制度与作家作品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而且可以反思当代文学评

价机制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为建设合理的文学生态环境提出构想。

参考文献:

-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 [2]王坤.文学制度对文学主体活动的潜在建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4.
- [3]王坤.文学制度对文学主体活动的潜在建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4.
- [4]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
- [5]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10.
- [6]“文学制度”笔谈专栏“编者按”[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53.
- [7]“回到文学史现场:关于‘萧也牧事件’的再反思”笔谈专栏“编者按”[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10.
- [8]吴义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J].延河,2014(8):149.
- [9]吴义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J].延河,2014(8):149—150.
- [10]吴俊.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若干问题[J].当代作家评论,2012(4):11—12
- [11]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1.

【责任编辑 王 涛】

(上接第 89 页)

- [92]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8.
- [93]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8.
- [94]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合肥,黄山书社,2012:497.
- [9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6.
- [9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5.
- [9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4.
- [9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74—475.
- [9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7.
- [100]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校.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87.
- [101]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

- 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90.
- [102]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496.
- [103]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合肥,黄山书社,2012:506.
- [104]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7.
- [105]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09.
- [106]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18.
- [107]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26—528.
- [108]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32.
- [109]方守彝,姚永朴,姚永慨.晚清桐城三家诗[M].徐成志,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2:549.

【责任编辑 岩 宏】